



田天

報告文學選

田天报告文学选

田天著

花城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精选了青年作家田天近年发表的报告文学作品九篇。

田天的报告文学具有鲜明的个性，气势不凡，激情洋溢，风格粗犷，不落流俗。作品更多地融入了小说技法，写人状物淋漓尽致。《我是中国人》篇幅虽短，却是混沌人世间一声清醒的呐喊；《男儿有泪》蘸着泪水书写人生苦难，却有昂扬的抗争精神跃然纸上；《律师没有沉默》宏观展示了当代律师全景，字里行间闪烁着犀利的思想锋芒；《“野人”梦狂》则是风风雨雨的“野人”考察史记，材料新颖而翔实。

书中多数作品，在报刊发表后曾引起社会的广泛反响和关注。

目 录

序.....	陳 俊 1
我是中国人.....	10
白头吟.....	24
男儿有泪.....	74
给你美丽.....	124
格里希的震动波.....	135
“野人”梦狂.....	157
文学病患者.....	174
金牌辉煌在瞬间.....	192
征服长江之梦.....	209
律师没有沉默.....	265

序

陈俊

对于快满28岁的田天来说，他没有想到当他16岁拿着武汉大学录取通知书时，等待他的将是一个怎样绚丽缤纷的喧嚣繁杂的世界。因为那时的他，除开那个古老的氤氲着丰厚的民间文化的土家小山村之外，一切都是陌生而新鲜的。在那没有公路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管的祖祖辈辈生存和耕耘着的土地上生活了16年，他甚至没有见过汽车，不知道汽笛的长鸣是怎样地令人悸动和兴奋，不知道长长的列车能够穿山过河把自己载往遥远的目的地，当然，也不知道巧克力和牛奶。

然而，几年以后，当外国人和金牌得主成为他笔下的主人公时，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给予了他一种独特而深刻的感受。别人司空见惯的人和物在他的眼里都有着蓬勃的新意。由于从最原始最贫困的山村一步跨入现代文明的中心，他的山里人的无知和好奇使他产生一种欲望：要挑开笼罩着陌生世界的那一层朦胧的面纱。他这样做了，于是，便有了他初期的报告文学。

田天的第一篇报告文学是1983年8月在湖北省黄石市写成的。那时的他，已经发表过一个五万字的中篇小说，写

的是他的童年趣事。由于在大学校园里引起反响，他便由一个学生物遗传的理科学学生转为中文系学生，并担任了武汉大学学生刊物的主编。暑假，他和几个同学到黄石市开办文学讲习班，从而和我相识。我认识一个只有一条腿的残疾青年，这个人竟凭着一条腿骑自行车走遍中国、横渡长江，还在世界残疾人运动会上夺得金牌。简单介绍这个人的情况时，我看见田天充满天真的两眼里闪烁着兴奋、激动的光彩。之后，我陪他进行了他平生第一次采访。他没有记者证、介绍信什么的，但有一张伶俐的嘴。凭着嘴，他让对方向他倾诉了一切，包括生活中的苦恼和忧伤。采访后，田天坐到一间空荡荡的小学生教室里，一口气写完了初稿。次日，我又帮他补写了一些遗漏的材料，抄正，寄给上海一家青年杂志。不曾想到，这篇稿子不但得到发表，而且被该刊评为当年优秀作品一等奖。

田天初期的一些作品，写过整容医师、演员、外国人、运动员、犯罪的处长等等人物，反正什么人新鲜他就写什么人。大学毕业后他当了编辑，手上有记者证，更可以随意进入任何一个他感兴趣的领域。他有点儿眼花缭乱。他采访风风火火，写作也不知疲倦。那段时间里，他的写作速度叫人惊讶。由于他属兔，他的朋友曾写文章称他为“快兔”。他易冲动，好感情用事，常常一通宵写一万多字，底稿都不打就拿去发表。

然而，我却要说，那些草率成篇的作品，把复杂的人生简单化了。他的思维只有相互对立的两极，要么黑要么白，要么高尚要么卑鄙，要么好要么坏。生活中的真善美的人和物他热情颂扬，毫不吝啬那些五彩缤纷的词；面对邪恶，他

毫不妥协，两眼喷火，恨不得以死相拚，当然，这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如果以这种非此即彼的态度对待鱼龙混杂的生活，千姿百态的人物，作品显然就会缺乏思想深度。我想，在文艺创作中，有时是不能爱憎分明的，应该多少含糊一点。作者的倾向，即使在报告文学作品里，也不易太鲜明地流露出来。我曾对田天说，我喜欢甚至有些钦佩你这个人，因为你在生活中敢爱敢恨、敢作敢为，心底的一切写在脸上，像个幼稚的孩子藏不住一点儿秘密；但是我不喜欢你以这种态度写作，它能给人留下的思索和回味太少。虽然我总是指责他的作品，但我心里也明白：作品的成熟是伴随着一个作家的成熟而成熟的。田天太年轻，生活也太顺利。他八岁开始发表作品，18岁发表中篇小说，22岁加入省作家协会，23岁出席了建国以来第三届全国青创会，25岁成为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的常务理事。一切对他都太慷慨、太顺利，这种慷慨和顺利有时只能使一个人太自信、太骄横，甚至会彻底毁掉一个人。生活很少给他提供冷静下来研究人生、反思自己的机会。而曲折的经历、丰富的感情体验、挫折、困境、眼泪恰恰是造就一个伟大作家的土壤。田天缺乏这些，生活让他离这些东西太远。我常常想这些问题。要是我能，我愿竭尽全力帮助他，但我不能。只有漫长人生中逐渐展开的一幕幕酸甜苦辣的悲喜剧才能帮助他，成就他。

1986年，田天奉命去采写举世闻名的长江葛洲坝工程。葛洲坝距他的家乡不远，他们村许多人作为民工参加过初期建设。他一个堂叔还在那里摔坏了腰。然而，偌大的工程，要在有限的篇幅里展示它的壮阔和庞杂，是不太容易的。工程建设的枯燥、单调也是写作的障碍。但他毫不畏惧，正如

他对待任何事情一样，他简直不知道有“畏惧”这个词。

“掌握了许多生活素材，随之而来的是需要思考对素材如何取舍、进行提炼和加工的事。”责任编辑冯捷在一篇文章里写道，“田天在沉思。一个思想在撞击着震撼着他那颗年轻的、敏感的心。愚昧、狂热和违背科学，使葛洲坝工程一度陷入困境；而一旦尊重知识、尊重人材、自觉地按科学规律办事时，葛洲坝才建设成为闻名于世的优质工程。”

这篇作品发表后，得到广泛赞誉。许多人给他写信畅谈感受，倾诉心曲。一篇《史家笔法及其他》（李纪纯）的评论甚至认为，“作者关注的恰与历史学家关注的问题相似或接近；葛洲坝的命运和人的命运，两者互相映发，互相依存，构成这幅壮阔而瑰丽、且悲且喜的画卷。”

我想，从这篇作品开始，田天的报告文学才真正开始对人生的思索，也才开始探求以怎样的艺术形式把握人生。他不再把满足好奇心作为写作的动力，而是把题材和人物作为表现自己人生观和美学趣味的载体。他放弃了许多约稿，专注地以自己的眼光寻觅报告文学题材。

一般来说，以约翰·里德的史诗型巨著《震撼世界的十天》为发端的现代报告文学，创作实践正走着两条路：一条是以“报告”为主，强调题材的新闻效果，注重学者似的调查研究，而将“文学”置于次要地位，这类作品以思想的深刻、见解的独到予人启迪；另一条则强调“文学”，所谓“报告”只是从事件、人物的真实性上来讲的，这类作品无论是题材的选择、结构的安排，一个细节的描绘，一个妙喻的捕捉，都与小说的写法无异。这种作品给予人的是情感的巨大冲击，是对人物命运沉浮的感叹，是与作者对生活的独特感

受的共鸣。

田天是“文学”型的报告文学作家。世态的炎凉，生活的变迁，形形色色人物的生活历史，唤起他写作冲动的首先是情感上的同情、愤怒、感动和哀怜。这与他的经历有关。他是从最底层社会来到都市的，独特的、质朴的山区生活给他注入对真、善、美的执著信念，他的眼睛始终注视着与他共命运的普通的芸芸众生。他深深地爱普通劳动者，同时又对他们身上的弱点毫不避讳，时有一种恨铁不成钢之慨。他写他们，首先是因为他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光明，感受到温暖的人性。

这时，他写了《男儿有泪》。主人公是一个蒙冤受辱20多年、不屈服于命运的武汉监狱监狱长。这篇三万来字的作品，他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来采访和写作。主人公的坎坷经历，其不幸的婚姻和爱情生活，那种好梦难成、好人遭难给人的怅惘，那种铁骨铮铮、打掉牙齿吞进肚里的男子气概，读后令人感叹唏嘘、难以忘却。我读完初稿时，泪水溢满眼眶，久久不能平静。这篇作品中，自始至终弥漫着极其浓郁的人情味。作者极善于以简洁的语言描绘关键的细节，调动读者的情感，使人沉浸其中，随其忧，随其喜，随其哀，随其乐。说实在的，我更喜欢田天写出这类以情动人的作品。我一直认为文学作品应有浓郁的人情味，应以情动人。而田天的作品正具备了这样的特点。作家的首要任务不是别的，而是捕捉“情”，驾驭“情”，然后让它给我们疲惫的人生以点滴的慰藉。

渐渐地，随着阅历的丰富、年岁的增长，田天的作品里出现了一种沉重感。这是一颗单纯的心面对困惑的现实的

必然结果。我曾经害怕田天会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从满腔热情地讴歌和赞颂跳到只顾责难、只顾愤怒、只顾偏激地指点江山。令人欣慰的是他没有。即使是写社会问题，他也保持了理智的分寸。

《我是中国人》是田天面对纷纭世界郁积了太多情感而一吐为快的作品。这篇作品简直可以认为是他矛盾、痛苦、焦躁、彷徨心态的写照。他的作品很少小家子气，他注目于民族的兴衰、人民的苦乐、社会思潮的脉搏。此文写于1988年。正是流行着“爱国等于僵化”的观念的时候。他能敏锐地抓住“民族缺乏自尊心”这个主题，洋洋洒洒地表达了他的见闻、感慨和忧虑。此文被《青年人报》以一整版的篇幅刊出，受到许多读者亲睐。但是，也有个别人写信骂田天，说他是“政府作家”，是“吃皇粮的御用文人”，说他“太尖刻”地对待改革开放后的“多事物”。

《白头吟》是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写完的。他为我们展现了一批老年人的众多形象，写出了各种生存处境。但是，我不明白田天为什么不将更鲜为人知的事实公布于众。其中有一个老人死在牛棚里十多天竟无人知晓，直到有一天那头牛用它的犄角将臭气熏天、满身蛆蛹的老人抵出牛棚才为人知。我们可以想像，在老人临终之际，他是何等的孤独和凄绝！还有其他一些令人惊愕的材料都在田天手中，但他舍弃了它，也许是他认为没必要渲染这种极个别的案例。

《白头吟》是一篇“全景”式报告文学。由于它题材独特，视角新颖，不被数据、社会学的材料束缚，而将重点对准人物的心理状态，《当代》刊发后即引起很大反响。《人民日报》（海外版）、《文摘报》、《文学故事报》、《湖北日报》、

《书刊导报》、《广州文摘报》等十几家报刊纷纷摘登、缩写、评论。著名评论家于可训在《“全景”报告文学的“前景”》一文中，对《白头吟》进行了深刻分析：“将人物置于社会学的‘前景’，有关方面社会学的资料或材料在报告文学中是作为‘全景’、作为背景出现的，人物应该像浮雕一样凸现在‘全景’之上。”“或曰，不用雕琢人物，也能写出老人问题的深度。但就《白头吟》而言，没有这些人物，作品对读者的感情冲击，显然不能达到现在这样的力度。”“像我们在一般全景式报告文学中看到的那样，作者并没有放弃对于资料和数字的有效利用，同样也没有放弃精辟独到的发挥和议论，但是，这一切在作品中的作用是要结构一个‘全景’式的叙述网络，作者的用功之处全在一个个白头人的复杂心态和精神状貌上。有许多描写你不能不惊叹作者的神来之笔，不能不惊叹作者捕捉细节和描写细节的小说式的简炼和精彩。”

1989年初写作、删掉了近两万字才在九月份发表的《律师没有沉默》，我认为是田天这一阶段最成熟的作品。此文虽然受到众多人的好评，但评论界却始终保持了沉默，也许这种沉默正好反映了作品所写题材的敏感和深刻。中国有律师，很早就有；同时，中国又没有律师，似乎从来就没有。律师没有沉默，而需要律师帮助的人却已沉默；没有多少人想到请律师，而许多冤、假、错案又不是一个律师能平反或纠正的。倒是有一些人把记者、作家当成救星似的青天，为什么人们所求助得更多的是作家、记者而不是律师和法律部门呢？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它说明了什么？律师在中国受漠视，只能说明法律没有充分显示力量，不能为所有的正义和公平说话，作者在这里虽然歌颂了一些律师的坚韧和顽强，

同时又让我们看清了许许多多司空见惯却不曾说出的事实。

田天的小小成绩的取得，与他总是说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傻话有关；但是，他对怎样巧妙含蓄地说出那句话的方式缺乏研究。作家的全部技巧在于怎样说出那句话——将他苦心孤诣发现的真理告知世人。田天受过严格正规的大学教育，如果他在这方面稍稍花一点气力，他的成功便指日可待。

在生活中，他是那种忠情重义、爱憎分明，一根直肠子走遍天下的人。因此，他常常被误解，常常无端地成为流言的对象，而事实上他是极其善良有着宽宏的心胸。至今他信奉着山里人因果报应的朴素逻辑：恶，总是不能战胜善，因为善的力量是无敌的。即使是曾经残酷地伤害他的人，他也能以忍让的态度对待。一个真正的作家，博大的心灵总是能包容包括恶在内的一切。他太沉迷于他的写作，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简直令人啼笑皆非。他常常将写给甲的信装进乙的信封，常常记不住他自己和他妻子的生日。即使是这样一个人，他的亲人们却非常爱他；当他喜怒无常地发脾气时，作为妻子的我总是把他当作一个任性的孩子，就如对待我们四岁半的儿子一样。我总是督促着他，让他时刻感觉到背后有一根催他奋发上进的鞭子。

当然，实事求是地说，田天在写作上算是勤奋的、刻苦的，他的作品远远不止这本集子里收集的。他曾经狂热地追求发表的数量，现在不了，他在为一个更冷静、更成熟的时期准备着素材、思想和精力。他沉默，不再扬着蓬松的长发侃侃而谈；他坐在鲁迅、司马迁和钱钟书面前冥思苦想；他将一部已排出清样、又不能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锁进了箱底；他不再是那个满怀好奇，满脸稚气的16岁少年，也不是

初次见我时那个满口新名词、幽默风趣、穿着一双拖鞋登上讲台的大学生老师，甚至也不是昨天那个口吐狂言、志得意满的小作家了。在我的眼里，他正在长大，正在走向一个男人和一个作家最成熟最辉煌的时刻。

有人说，最了解男人的是他妻子，这话也许有一半是对的；所以，在这篇勉为其难写成的所谓“序”里，我对田天颇多挑剔与责难，因为我一点也没有会得罪了他的忧虑。我仿佛面对的不仅仅是和我相亲相爱七年多的丈夫，而是一个才华初露、大有潜力的青年作家。

跋涉在别人的人生里，田天留下了一串深深的、长长的足印，每一个足印里，都倾注了他的热情、生命、青春和汗水，是它们浇灌了他人生路上一朵又一朵盛开的鲜花，相信他在更加艰难的跋涉中，能培植出更为茂盛的参天的大树，我期盼着、等待着，许许多多的人都在期盼着、等待着。

1990年10月13日于珞珈山桂园

我是中国人

一

这是两扇号称“中国第一大门”的门，高34米，宽19.7米，厚2.7米，重达600吨。

我说的是葛洲坝的二号船闸下闸首的人字门。此时，人字门已经缓缓闭上，两艘客轮静止在闸内绿茵茵的水面上，并随船闸水位上升而上升。

一艘客轮，低矮陈旧，表面油漆已渐次剥落，船上服务员吆喝旅客如吆喝她喝醉酒的丈夫；甲板上污迹斑斑，这里一块西瓜皮，那里一堆卫生纸。底层船舱里，烟雾腾腾，箩筐挤着麻袋，一群小猪仔在一个竹篓里哼哼叫唤。四个农民面前铺一张报纸，在精神抖擞地划拳喝酒，我敢说他们的酒是世界上最辛辣的烈酒。通向二楼三楼的窄窄铁梯上，坐满了人，一男一女还紧紧搂抱在一起，但你看不出他们是由于疲劳还是由于爱情。灯火黄黄地照着，照出一些肮脏而憔悴的脸孔。一个蓬头垢面的妇女睡在地上奶孩子，孩子污秽的两只小脚上长满脓疮。

我在这艘客轮上。不用说，船上装的是我们的骨肉同胞，而不是牲口。那站的坐的吃的闹的都是咱们中国人。

另一艘，豪华，气派，高高在上，像一个红光满面的、志得意满的洋人。这艘船装的确是人高马大、膘肥体壮的外国佬。他们的甲板是宽敞宁静的，铺了厚厚一层翡翠色地毯。有长长的铺雪白桌布的茶几，上面摆着画报棋子还有饮料。不是我眼馋嘴馋，而是我需要作客观描述。他们的船几乎比我们的大一倍，船上的人却只有我们的百分之一。我看见几个人脖子上挂着长镜头相机，走出船舱来到甲板上，他们赤着脚，踩在地毯上软软的。他们冲我们伸舌头瞪眼睛，像大人逗孩子，像孩子逗小猫，像小猫逗刚刚抓获的一只耗子。

两艘船靠得近近的，却隔着千山万水一个世界。

贫穷与富裕。肮脏与洁净。拥挤与宽敞。瘦弱与肥壮。

但我们至少应该是平等的，从人的意义上说来，他们并不比我们多长一只鼻子多长一只手。

我躺在双层床的上铺想：你们不也仅仅是人吗？

大半旅客纷纷往甲板上挤，去看外国人。一片杂沓的脚步响，一层灰雾拂向靠近外国人的那一面。轮船在倾斜，地震在向我们发出警告。喊爹的，叫娘的，每一条喉咙都在兴奋地颤抖——

看啦，黄头发呢，绿眼睛呢，肚子上长毛呢，他们也会笑呢，他们——他们拿着望远镜看我们呢……

那是照相机。那是便携式摄影机。那是一双双猎奇的眼睛。

我的同胞们都快疯了！我看见那个凸着肚皮像一个吃饱的蜘蛛的家伙，拿着相机忙不迭地跑来跑去，我看见那个红脸女人为了获得一个最佳角度坐在甲板上拍照……我们中国

人在喊，在笑，在招手，在跳，在HOW ARE YOU！

突然，对面船上冲出一个穿白纱裙的女子——是服务员吗——愤怒地冲我们挥手，像驱赶飞到眼前的蚊子。

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少见多怪！滚回舱里去！

我敢说只有正在闹离婚的人才会如此声色俱厉。

她这一喊却见奇效。同胞们的电源仿佛拿在她手上，被她切断了。我们这边立刻噤若寒蝉。她走进船舱后，外国人又开始逗小孩，逗猫，逗耗子。

船要开了。几个外国佬凑在一起，鼓胀着腮帮吹一个什么玩意，哦，吹的是红的、绿的、黄的气球，他们把它拿在手上。

船开。当然是载着外国人的船先开。

上闸首的人字门打开。豪华游船移动。

外国人放开手中气球，它们向我们飘来。噢，噢，噢，轮船的人发了疯去抢，去抢，去抢。

一只红气球在抢夺中飘到我面前，我抓住它。

你运气！你运气！

我望了他们一眼，两手狠狠一挤，叭——

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我是中国人呵！

二

双龙镇是游览“小三峡”美丽风景的必经之地。

机动小篷船只能装十来个人，外国人便也只能屈尊坐在狭窄的小舱里。

我身后坐着一对中年外国夫妇，由一个30岁上下的女翻译陪同。与我们相比，女翻译算是“准外国人”了，因此，她的一颦一蹙都使你嗅到纽约或巴黎的味道，那个漂亮的耸肩动作几乎只有聪明的猴子才能学会。也许是职业熏陶的缘故，这没什么奇怪的。

奇怪的是下船时她居然要让外国人先下。

我偏不。

明摆着我坐在前面，一步就能跨到岸上，为什么要死坐着让别人先下。

我刚迈出一步即被翻译抓住胳膊。

“我说了的，外国朋友先下！”

我说：“你没有资格让谁先下！”

“你得懂一点礼貌！”

“讲礼貌我是你的老师！”

“你是什么不得了的人，工作证拿出来！”她伸出一只指甲红红的纤手。满船的人众目睽睽地瞪着我。

我微笑着注视着她。我的眼神是那种剥人衣服的眼光。

“滚！”她涨红了脸，“我讨厌你这没教养的东西！”

“我没教养，我的国家也没教养”，我说，“你干吗跑到一个没教养的国家来游山玩水？”

她始终不知道我是谁。但她应该知道我起码是一个中国人。

我先下船，昂首而去。

礼貌首先是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没有强制执行的礼貌。要说礼貌的话，那些死乞白赖嫁洋人的女子，那些摇首摆尾弄“经济担保书”的人，那些出一趟国仿佛换上一张白皮的